

經部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齊兆求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讀易述目録　　　　易類

臣等謹案讀易述十七卷明潘士藻撰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其書上下經十卷繫辭至雜卦七卷每條皆先發己意而采綴諸儒之說於

後前有焦竑序稱主理莫備於房審權主數莫備於李鼎祚士藻裒而擇之則所據舊説惟采周易義海周易集解二書然大旨多主於義理故取義海者較多其集解所載如虞翻干寶諸家涉於象數者率置不録蓋以房書為主而李書輔之也案義海一百卷久佚今所存者乃李衡撮要十五卷非其舊本竑序云云豈萬歴中舊本猶存耶然宋志已不

著録陳振孫書録解題亦云惟見四卷其一百卷者不見士藻安得而見之竑殆夸飾之詞歟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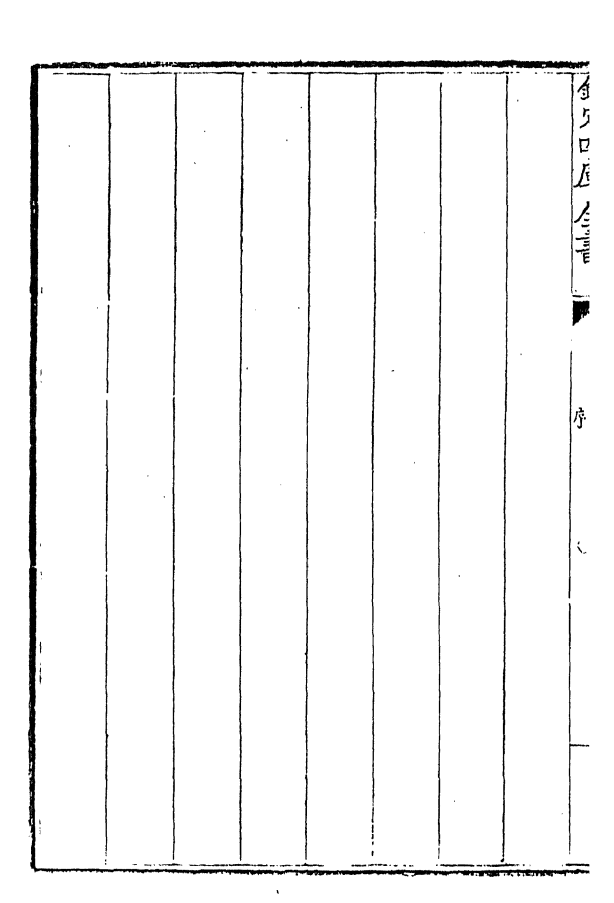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讀易述序

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莫辨於易故處而修身出而經世率繇此出而退藏者其體也但動之變者百姓可與能而靜之微者賢智未易知聖人於是立象倚數探賾索隱而寓之於書使人探有以取無立於陰陽之先而陰陽之用動乃不窮措諸事業施諸天下國家豈虛也哉葢易周萬變而卦止六十有四卦六十有四而用止九六藉令陽為九用而不能用九則

亢陰為六用而不能用六則戰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非左之微言道家者流猶得而聞之故耶余友潘去華刳心孔孟之學晚獨研精於易仰思有得時時私草其事緒正之每就一章未嘗不津津有味其言也已而歎曰易如鴻鵠然一人射之不若合衆力之猶有中也乃盡取諸家參究之博考前聞精思其義而加折衷焉大抵王主理而莫備於房審權鄭主象而莫備於李鼎祚去華衷而擇之順而圓之補不足表未明

以指南來學而引之勝地可不謂勤乎去華談易不去口求其書輒拒而不出蓋其意方進而未止也不幸被疾而殁顧其所就者已可傳矣子師曾輩不以自私梓而公諸同好有能繇諸象數契其根源出入以度外内而不懼者斯其為已易也夫萬歴丙午冬瑯琊焦竑書



讀易述卷一

明 潘士藻 撰

乾 ䷀ 乾下乾上

孔疏乾此卦之名聖人畫卦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於物象言之則純陽也天也於人事言之則君也父也以其居尊故在諸卦之首為易理之初

彭山季本曰凡卦畫皆起於奇偶奇之德剛積三奇而為乾剛德不已之名也偶之德柔積三偶而為坤

柔德不已之名也

陽明曰乾六爻作一人看有顯晦无優劣作六人看有貴賤无優劣

乾元亨利貞

述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无方此天之自然之理聖人作易欲人法天自然之象而施人事元亨利貞乾所繫之辭也伏羲畫卦首乾而以坤配乾坤生六子因而重之然後六十四卦之名

立焉坤雖可以配乾而乾為諸卦之祖所以總統諸卦者也元亨利貞以賛乾之无所不統而此四字於六十四卦无所不貫李彭山曰凡易中卦爻所主有重於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於收斂者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无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者也故四德渾然相為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斂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也

初九潛龍勿用

述曰荀爽九家易解乾為龍喻陽氣也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龍升天則初建子之月正其潛時也孔疏云初九潛龍此自然之象易以時為大時在潛便當勿用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此言潛者晦養以俟時也二見五飛皆初之潛者耳

質卿曰乾初一畫為陽爻宜曰初陽不曰初陽而曰初九是不用陽而用九也用九以其變也初雖定位陽與陰不可定也曰九則上下无常剛柔相易矣此

易所以為至變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述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二隂位以九居之未為得位然初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註家稱田之耕稼利益及於萬物陽氣發動見於地上尤莫如田故以為象體陽宅中德施周普天下利見此大德之人莫不蒙其利益焉

象旨鄭康成曰二於三才為地道葢以六畫卦言之

地上即田也陽大陰小故大謂九以三畫卦言於三才為人道得稱大人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述曰象旨鄭玄以六畫言三於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也龍神无跡而人跡可擬三四皆明人故不言龍下乾終而上乾繼故曰乾乾居下卦之終有終日而夕之象惕謂怵惕鄭玄曰懼也王註三不中之位上不在天未可以全其尊下不在田

未可以安其居此危地也以其重剛不息故能終日乾乾至於夕猶惕若雖厲而得无咎九三為動心忍性之學而能補過者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述曰已離下體故謂之躍以陽居陰故謂之淵九四陽氣漸進乾道變革之時龍之潛者至是躍上矣時躍而躍此自然之象或躍在淵不敢必躍遽離於淵也淵龍所安也在淵故能變化飛騰易安身而後動

審慎如是故无咎

九四陽氣漸進蓋已有升騰之勢矣改革之際疑懼之地也欲進而上猶在乎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故為或躍在淵之象曰或則其辭疑曰在淵則猶安其所也王註用心存公進不在私疑以為慮不謬於果故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述曰六畫之卦五為天三畫之卦五為人九五陽氣

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鄭玄云天者清明无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蘇子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王註以九居五龍德在天則大人之道亨也夫位以德興德由位敘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

敬仲曰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五之位而天下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

上九亢龍有悔

述曰窮髙曰亢陽在上乾體既備上位既終故曰亢龍此自然之象劉瓛曰陽極盛而陰生龍既飛而思潛此自然之理故曰有悔重剛而亢時之所值也乾道常不息故必有悔龍神物也能與細細能與巨能與髙髙能與下下故曰龍變无常能幽能章亢而有悔龍德之與時偕極而不失其正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述曰劉瓛曰總六爻純九之意故曰用九也王註九天之德也體乾聖人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焉乾主知故云見六位皆龍龍不可見也而猶可象也見羣龍无首著六虛之用用其虛焉敬仲曰用九之道雖見於各爻諸陽而不見其為首不見其為首者潛見惕躍飛亢當其時乘其物斯用之不見其首也意慮微作則為己為私好剛好進安得而不為首質卿曰見羣龍无首无首者言龍皆同體无有獨出

衆龍而為首者譬如一室皆燈也而有巨燭然其間則燭之光為首矣又如易牙調味只見可於口而不見酸甜苦辣之味若一味稍多便見其味鹽多則鹹見辛多則辣見矣天德无所不有而聖人善用之孔子所以清任和皆不可名而為聖之時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述曰彖者斷也斷定一卦之義也乾者純陽天之象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故曰大哉乾元元氣之始也陽氣初動太和絪緼萬物悉資之以兆始也一始萬始而生而成天之發育皆總於乾元故曰乃統天天者萬物之總名物何始始於天天何統統於元故文天為一大而元之言一也大也始也

及夫陽氣漸舒蒸而為雲降而為雨天澤既布土膏乃潤萬品庶物流出而成形各得亨通无所壅遏太

和之滿盈也蓋其亨也

陽大陰小陽明陰暗大明者乾之體終始者乾之運一乾方終一乾又始則生意於此續而不息故曰終始大明終始一伏一見一躍一飛皆乾道之自然也故六爻之位隨時渾成而六龍載焉六位皆龍而乾德乘之升降无常惟時所用以控御天體所以運動變化不息也

六龍六氣之運乾元乘氣不為氣所乘故曰乾道變

化陽變而陰復化而陽一進一反舒斂以時品物各正其性長茂蕃殖无不遂也各正其命華瘁殄壽无相害也乾之德能各正物之性命以保合此太和一元資始之氣凝聚於形質之中而返于无迹也是乾之利貞也性生之理命生之氣太和則元氣之生生者貞以含元而又開萬物之始天地生生不息者保合太和也

元為乾德之首故能統天而終始萬物聖人體元首

出庶物自然而亨而利而貞萬國皆得寧也

王註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而御大器静專動直不失太和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保合太和乃利貞不和而剛暴則物不得利又失其正萬國咸寧各以有君

也

紀聞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

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

貞處方是十分成元為稟氣之始未可區别故總謂

之萬亨則流動形見各有區别故特謂之品雲行雨

施亨之見乎氣也品物流形亨之見乎形也終謂下

乾之終九三是也始謂上乾之始九四是也一乾方

終一乾又始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說卦終萬物始

萬物亦此意六位言六畫之定分六龍言六爻之變象六位乃諸卦之所同六龍則純乾之所獨章氏曰大明終始貫資始流形變化各正而言見乾德之无端矣曰時成曰時乘惟其時也只自強不息便是乾便統天御天異因之曰化字即利貞二字敬仲曰夫道一而已矣是道超出乎萬物之表故曰首出庶物是道能致萬國咸寧故曰萬國咸寧所以明天人一致也知天人之本一則知乾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述曰象者像也取其法象卦爻之德天有純剛故有健用今畫純陽之卦以此擬之故象曰天行健此謂天之自然之象人心與天同體通乎晝夜而運蓋天德之剛本不容人為之間而非自勝其私者不足以合天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之謂純陽纔有一念雜便是陰便非純陽自強者體乾之象不息者體重乾之象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述曰此夫子釋六爻之象辭謂之小象初九陽潛地中故云陽在下也敬仲曰人能如陽氣之在下寂然无進動之意則與天為體不失其心矣

德施普者九二已出在世如日方升雖未中天其光已无所不被矣敬仲曰二在下而有中德有德之施安

止而自應如天之施而普徧於物也是謂龍德

諸理齋曰乾乾猶行天之不已也只是反覆乎進德

脩業之事管登之曰反復道謂反而復其乾元之初

也非乾乾不能復復必反諸其初復卦七日来復亦

曰反復其道

敬仲曰龍德无體當躍斯躍當疑斯疑无必進之心

故雖躍而未離於淵如是而往何咎之有荀爽曰陽

主於進故曰進无咎也

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聖人非聖人則不足以當五位曰大人造者言此大人之所造為聖之事也荀爽曰飛者喻无所拘天者首事造制大人造者見居天位也

天為大德猶不干時蓋時有亢焉而誰能違之夫亢則盈矣不可久矣謂陰將生也所謂有悔也悔亦天則處不得已而然汝吉以為亢而後天者盡悔而後天者還也易之所以變通而能久也

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无首也天之氣有首有尾故歲以春為首日以朔為首而德則渾渾全全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无可為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无端聖人之自強不息不過如此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

元亨利貞

述曰文言以天之四德屬於人性而歸之體乾之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非故一之欲二焉而不可得也

四德皆善總只是生生之心元為善之長非元无所資始无所根蔕

萬善皆嘉德也惟亨則嘉美於此而會如朱明之夏百物休暢

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其所而義斯和利者天理人情之所宜其和也利也如秋之斂實利成萬物天下之人交相安而和也

貞者靜而正也貞則萬事依以立故曰事之幹貞居隆冬木冬惟幹華葉盡剥以歸根也

項氏曰在事之初為善善之衆盛為嘉衆得其宜為義義所成立為事此一理而四名也

君子體仁非故體之仁即其體中庸曰仁者人也元

德首出庶物故足以長人

君子之心皆嘉美之會三千三百動容曲中合禮也

君子之心只在利物利者物之所以為心故足以和義汝吉曰以己制物戾也裁物適己厲也得和義之意矣

君子之貞自其天性靜正不忒寧極而固故足以幹事天道藏不固即發育萬物无力貞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君子能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道非人不載
无君子之健何能行君子之行吳因之曰不是健了
然後行四德行四德就是健
汝吉曰四德天德溥博渾淪不二之命也幾微變化
不已之精也非有為貯若豫而具也非有為疏井其
有緒也天德也惟君子乾乾天行不已於誠以能性
至於命命通乎性人一天而至道以凝蓋四德待人
而行而君子則行此四德者也易元亨利貞他卦不

皆具具之乾有以也夫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述曰初為龍德起為世用宜也位適居下與時而潛道可以易世不求治世无必用之心也隱可以成名不求成名无潔身之志也鄭玄曰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无所成名也

遯者藏其身而迹不露也至於遯世終其身一无所

施而无悶晦其迹并晦其心雖不見是其遯世而亦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若行若違初无容心葢根深寧極自信者固曰確乎其不可拔汝吉曰詎无樂行適也憂則違之歸於潛蟄以存身言潛而憂違與樂行並稱表龍德也龍德天德而人之成心盡亡也確乎其不可拔即乾體剛健堅固之義

紀聞曰潛見飛躍只是一體雖極於五而非有少加於初雖居於初而非有少詘於五然非有確乎不拔

之潛必无聖作物覩之化

章氏曰霖雨天下龍德也即天德也有天德者必以仁天下為心時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未嘗忘天下也故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若止曰不為世俗移易其潛隱之操豈成潛龍

登之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潛龍也非中庸不稱龍非遯世不悔不稱潛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

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述曰以下卦言初下三上而二正當其中曰正中不潛不躍之時也聖人在下位脩身見於世其道在尋常日用之間而功在幾微宥密之純庸言而无不信焉庸行而无不謹焉庸信庸謹皆所以閑邪而存其誠也二龍德在中位常防人心之危微有懈怠便與天則不合閑邪存誠此正幾先之學所以言中倫行

中慮能通天下人心之公而善乎一世如春融氣和萬物欣欣自煦育於善而不知也无名无功故曰善世而不伐德博則化不博不化无時不謹信不安止於庸不離乎誠德之積而博也莫不化焉信焉謹焉莫窺其利物之迹而天下皆利見之矣故曰君德九在田未當君位然既離隱身與物交其德已有可見是亦大人之德也

紀聞曰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閑邪存其誠誠无

為也凡有為皆是邪皆是妄此大人无我正已之盡然後成真與天地萬物同為一體然後為體仁為窮理盡性至命為天德為君德然後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如此乎大人之學不可自小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述曰馮琦曰君德著於二君位尊於五自三以往无非養其德業之日而在上下之間處之尤難進脩惕厲求无過以合於道可也進德謂日新不已脩業謂治之使精德是業之渾涵於心者豈是有形迹可見之物忠信便是所以進德也忠信即人日用之常心即人不自欺之本心不欺其心然後善可日長惡可日消而德進矣忠信誠也脩辭事事不離忠信以立

誠也自脩自省言由衷乎非由衷乎必由衷而後言躬能行乎未能行乎必先行而後言言皆有物此便是居業實地居有安居不動之意若出入情偽則業隳矣无業不成德忠信人有之以易之不知其至也心不自欺其中甚真其真甚信至當之德在焉斯不曰至乎知其至而實能至之則天理發動之幾為吉之先見者可與坐照而不迷所往矣蓋幾動而未形不若是非兩出之可以擬而析也非實至之猶屬影

嚮而不免於毫釐千里之差夫可與幾者其必知至至之者也即忠信修辭人能之以由之不知其終也事皆不欺可以盡倫可以盡物天道之極歸焉斯不曰終乎知其終而實能終之則天理時措之宜為物之止歸者可與執定而不易所守矣蓋義成而不毀非利害分數之可以摇而奪也非實終之猶間虛妄而不免於有初鮮終之弊夫可與存義者其必知終終之者也忠信人心也知至而可與幾則念念皆道

心之微而德以進脩辭立誠人事也知終而可與存義則事事當天則之實而業以修修業所以進德也是故居下之上德業日盛而已不有何有於驕居上之下進修方勤而人不忌何有於憂其乾乾終日而猶夕惕也雖以剛居剛且在危地而得无咎矣乾之為德惟於惕字見之知至知終惕若之真體也

吳因之曰不是至之終之外另有可與幾可與存義德進業脩亦不是直待可與幾可與存義處纔見得

只至之終之便完了

忠信全在至之裏面用然不是懸空忠信便會至之都在修辭立誠修辭立誠全在終之裏面用也少不得靠忠信作主故曰不可截然開看知至者此理之不可復加者都自我身上融會了如此則於理之微茫界限把持得定拏得穩決無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之病故曰可與幾知終者此理之不可移易者都自我身上體驗了如此則裁制之宜在我而終身可隨取

隨足故曰可與存義若不到可與幾可與存義田地也不喚做至之終之可與幾不可訓作知幾也是知幾意思但不是徒以識見論因業用居字故義用存字

汝吉曰學自下基自內積故內卦以德學言內卦體外卦用故外卦以時位言

乾象天乾六爻達天矣然无甚深希有之行惟約之庸言庸行忠信脩辭而曰至曰終皆不外也示人易

知易從之旨躍如矣然不學欲至之終之无由焉故夫子言忠信不如好學而誠意必先致知也

登之曰業以不脩辭而隱者什之九誠以脩辭而濡者亦什之九故人道莫要於脩辭立誠雖有忠信之心而動多乖於天則修辭之功疎也修辭自不妄語始

至何所至終何所終知至難矣知終尤難天地无終萬物无終聖學焉得有終此言知終蓋自聖人一貫

之的言也通於一萬事畢知至亦知終終矣然知至至之才可竭也知終終之才不可竭也至於從心不踰矩而聖學之成終愈不可窮必也明終始之大人乎有開必先之謂幾聖人不動念而動幾唯變所適之謂義聖人不存幾而存義可與幾則所存者神可與存義則所過者化

紀聞曰知至至之以知至為重而至之為輕知終終之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為重能知此幾則進退存

亡皆先知之能終守此幾則進退存亡皆不失其正此幾之所在天地造化之體用皆統焉大人之所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者此知此幾耳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

接上卦故可以進終下卦故可以居王註處一體之極是至也居一卦之盡是終也處事之至而不犯咎知至者也故可與成務矣處終而能全其終知終者也夫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

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可與存義焉其惟知終者乎居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明夫終終故不驕也知夫至至故不憂也惕怵惕之謂也處事之極失時則廢懈怠則曠故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述曰九四在下卦之上故有或躍之象在上卦之下故

又為在淵之象進則躍退則淵上下進退未有定擬故曰或也為邪則入於枉道之私離羣則從其獨善之便所以言上下无常或躍或處而非為邪无必上之意也進退无恒可出可處而非離羣无必退之意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而進也崔憬曰至公欲及時濟人故无咎本位不中而得正故曰非為邪羣指

下三陽

吳因之曰及字最有味時者是機會一日也先不得

一日也後不得先一日便屬躁厲後一日便屬固滯

及者不先不後恰好正中機宜之意但此處重在不

後一邊纔是欲進欲上本旨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述曰此廣陳利見之義蓋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已

詳於九二閑邪存誠德博而化五之飛龍在天則至

誠之變化也物无不從其類者聲氣无形相應相求以同孚也水火无情流濕就燥以性從也龍變化而雲從虎有威而風從神理之感通也皆出自然一毫人為不與焉以發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意覩之者親之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天地之間共相感應各從其類若此矣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作物覩无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故統乎萬類萬物

覩聖人即利見大人

聲氣水火皆无識而相感雲龍風虎明有識之物感无識龍神物虎巨物皆大人之象虞翻曰同聲相應謂震巽雷風相薄故相應也同氣相求謂艮兌山澤通氣故相求也離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乾為龍雲生天故從龍坤為虎風生地故從虎聖人應乾五位五動成離日出照物皆相見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朱子曰天下所患无君不患无臣有如是君必有如

是臣雖使而今无少間也必有出来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箇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述曰九五貴之位也上九在五之上故貴而无位何妥曰既不處九五之位故无民也夫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既非王位則民不隷屬矣自四而下以陽居下皆在下位之賢人聲應氣求雲龍風虎皆從九五與

上无與故曰无輔其亢如此升極當降故有悔象㫖文言悔孔子言動悔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則无悔矣

登之曰龍有亢乎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位在則道在若處亢之有悔而先處於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為耳豈曰龍德

亢龍與時偕極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悔曰聖人居易俟命甚无樂乎處極重之勢也凡言亢者必極重

而難反是以悔悔亦聖人之情乎曰聖人未甞遠於人情也情有喜怒哀樂聖人必不擇樂而避哀事有吉凶悔吝聖人必不趨吉而避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述曰此申解爻藴之情下謂在下而當潛藏時舍謂龍初出潛時寓於此猶傳舍之舍虞翻曰二非正位

時暫舍也行事謂進徳修業之事在上在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試也量可而進自試其時行之道也上治猶云盛治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徳治三王以功治皆大人尊居五位治之上者也亢龍處位之窮窮則變變則通災斯免矣龍徳无必災者也

乾元用九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純是剛健不息非剛而能柔之謂敬仲曰非乾元則豈能用九而不為所用能用九則隨時而

應各得其所在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

王註此全以人事明之也九陽也陽剛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故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也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龍之為德不為妄者也宜潛而潛宜見而見潛而勿用宜乎必處窮於下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以爻為人以位為時人不妄動則時皆可知也文王

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述曰前皆言人事此多言天道而合之人陽氣雖動猶潛地中即人之潛隱勿用也陽氣在田萬物化生天下文明即君德之見也與時偕行九三乾乾行事一隨其時時不息而進修亦不息也此言天人之合

天人无二也乾道乃革離下體入上體適當變革之時龍之在淵革潛而為躍九四之上進亦革卑而居尊也龍潛龍見龍躍皆非其本位惟在天乃還其本位故曰乃位乎天德裂德與位為二者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位以德居斯為飛龍在天與時偕極知變也雖處乎上之位而不亢矣人即時時即人皆以明乾元用九之道潛見飛躍皆有其則不可亂非人為也故曰乃見天則

登之曰天位所以待天徳也故惟飛龍之靈廼為位乎天徳以是知上古有大聖人必受天命而為天子也

紀聞曰天下文明以文明之運言之乾道乃革亦以天運言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時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化與時偕行須講得斟酌蓋无時而不謹者君子守身之常因時而加謹者君子處危之

道也初曰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上不言德者過中非德也

登之曰用九以九為用也用即德性用事之用純陽之卦用皆天則无一毫之陰滓也冠以乾元謂以統天之德而用純陽也乾元之位一其數九一者元之體九者元之用體與用合而成變化肖象於龍六爻之位則九之所乘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述曰乾具元亨利貞之四德夫子嘗以乾合元言之蓋乾健宰天一氣之運无方无體而始於一元乾元乾始也惟无始有始斯亨始而亨者也其曰利貞即乾始者之性情也性為本體情為發用若非乾元之德常為之宰何能以性制情使情皆如性而得其正

利而貞貞即元之成就也是乾能以亨嘉之美利利天下已乃即諸美利斂而歸諸不言无所不利而若一未嘗利此乾之所以為大也大哉乾乎其剛不斷其健不息其中不偏其正不邪純乎无雜粹乎无疵亶乎精乎亘古而不變者也葢乾德之備如是聖人以三畫成乾重為六爻發揮以盡其義一畫為奇剛也三畫純陽健也卦有二五實尸六龍剛健中正也而莫一毫陰氣之雜焉莫一毫厲氣之間焉純粹且

精也胡瑗曰乾之六爻或潛或見或躍或飛而迹皆不同故發越揮散可以見聖人出處進退之情仲虎曰曲盡其義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大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其行雲行其施雨施其治陰陽博暢天下和平之道也言聖人之功即乾也

吳因之曰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了故第三節承而賛之只看開場獨說一箇元字則三節大意見矣始亨者乾之始亨性情者乾之性情乾之性

情只是健健者一元无間斷也當始亨之時少不得也是乾之性情但此時未見其健惟至於利貞則是元始之氣直至於此而未息綿綿延延底萬物於成終收化育之全功其健何如故惟性情可見全要根原說来言當初這一點生意直到如今尚无住頭亨不已而繼之利利不已而繼之貞非至健不能也天地之化雖兼動靜然靜是主動是客靜是内動是外靜是常動是乘時作用故元亨雖亦是天地性情

却是性情發越處未見其真惟至利貞乃歸其本根還其命脉乃見其真性真情本義云性情之實實字最要看此不獨天地之化人心動静之理亦然若欲明一元統貫之意則前後好聯屬乾始節更不消費力只看着上文賛他便是程傳云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如此則始亨性情包在美利一句内了甚渾融大哉節上論乾德備矣故此遂極其形容以

贊乾之大時乘節雖說雲行雨施以上屬元亨天下平屬利貞然本文語意不可盡斷但總見可也聖人之治德意施布處是元敷洩无遺纖悉具備是亨漸漸成化是利化已成是貞要之自始至終只是起初一點德意流注便是四德皆統於元之意

紀聞曰釋彖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彖言元亨利貞屬之乾文言以屬之君子乾之德固在君子躬行

中也彖傳言雲行雨施屬之乾文言以屬之聖人乾之功用在聖人發用內也止言利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止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剛健中正純粹精只在乾四德上見剛言四德之運到此時便始亨到此時便遂成初不容阻撓健則年年此始亨遂成亘古亘今此始亨遂成不容停息者也中言元亨恰好這些氣候利貞恰好這些氣候此无太過彼无不及正則元亨行始亨事

利貞行遂成事此无侵於彼彼不犯於此純是純一不雜如七分醞釀始物之氣却有三分陰柔不始之氣雜之便不純矣惟乾則元之時純是一段始物之氣用事亨之時純是一段生物之氣用事至利貞莫不然更无一毫陰柔之氣雜乎其間焉粹是粹美无惡如元本冲和之氣始物矣若稍有一毫厲氣雜之便欠粹矣惟乾元始之氣極其冲和休美至亨利貞皆極其冲和休美更无一毫邪惡之氣雜乎其間焉

精者元始亨通利遂貞成皆維天之命至微至妙上天之載无聲无臭有不可以粗迹形容者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中陽居五故正六爻純陽故純粹精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述曰此以下申解文蘊之至精君子以成德為行本上章行此四德之義總言其德行有諸身當章著於用者此君子之常不應潛隱今曰潛者以時未可見

故須潛也金貴亨曰行而未成非謂德未成葢時猶未可行耳或世道未亨或君聘未至未能成其所以行是以君子弗用也

敬仲曰潛有二義有德已成時未可行而潛者有德未成未可以推而及人者此言時隱而未見德行而未成君子不敢遽用於世也龍德天德茍未盡精一之至於天德猶未渾成而一也二謹信三進脩四及時易文至五為成德之地初在下故言未成程子

謂未成者未著也時當潛而所行未著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述曰君德即九二乾體學問寛仁以進德也夫德患其不聚爲已有耳不學則不聚學者著察於庸言庸行之間日覺與我湊泊也所謂聚也學必問者防臆見也問以盡人人合而聽之則天故曰問以辨之夫

不大其心不能體天下之物惟寛則容容乃公惟寛則虚虚乃受是居德之地也然必无私之盡庸信庸謹渾然本體爲一而後德斯成也故曰仁以行之歸於體仁長人之德焉此之謂君德而文明之見德施之博在其中矣

楊廷秀曰夫學以取善故衆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也寛居謂涵養寛裕使心大而百物皆通仁行謂心之全德生生不窮與天同運无一息間斷

吳因之曰庸言之信四句是成德此是德之所由成

坤六二直方大是成德敬義是德之所由成周用齋曰學聚問辯寛居仁行有自強不息之意乾道也坤六二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有收斂慎密之意坤道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述曰彭山曰重剛者因六爻皆陽而發唯乾可以言之先儒皆謂九三以陽居陽為重剛則與九四之重

剛相礙而非所以語乾矣不中者九三不在中位也三當内體之上人位之陽未至於天則非五之可以大行矣已離於田則非二之可以自善矣至危之地也因其時而乾乾惕若不少息焉然後可以无咎也諸理齋曰先言重剛者其惕厲自重剛来也上不及五下已過二此正言其當事任而為危地也獨言二五以中言不中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之者疑之之也故无咎

述曰九四重剛不中與九三義同上而在天造其極者也下而在田守其常者也三爲人位而猶在下體四則離下而上矣時方在進不可退步進亦不可輕也時亦不可失也故或之之者疑之之也疑者停審慎重之意无咎之道也

諸理齋曰蓋言其離下而上改革之時也故遂承言其非已在位非方出潛非正修德業所以上下无常

進退无恒也或者迹之未定疑者心之未决疑故審自審而進故无咎虞仲翔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仲虎曰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

敬仲曰在他卦重剛而不中必有凶而此則雖危疑而无咎者乾乃聖人之德重剛則剛健之至德他人之重剛則為剛過此之不中乃謂所居之位不中他人之不中為德之不中隨卦象而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述曰大人德合天地合乾坤之元德也明合日月序合四時吉凶合鬼神乾道之變化也皆大人上治之功如此存之為天德故曰先天動之為天道故曰後天總在上四句都包有了下面抽出重在弗違上去耳非合德之外又有先天後天之功也天不違天之

從之也奉天時天與之應也諸理齋曰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其能違之而不利見之乎況於鬼神乎其能違其感應自然之機而使其不利見之乎

天地以全體言鬼神則各有所司存如風雲雷雨社稷山川之類皆鬼神所在鬼神言其功用天地言其主宰覆載无私之謂德照臨无私之謂明生息无私之謂序禍福无私之謂吉凶九二大人於道不容不用力至此則與道為體无所容力矣

吳因之曰先天二句總是一件文言只要狀他橫行直撞與天為一故分箇先後形容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分四時別五常制禮作樂網罟舟車天地間一切開先創造者總是天地間未有之事然畢竟是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前之所未有則曰先天以其本乎理之所原有則曰後天其實一也天弗違者道理不能違大人奉天時者大人不能違道理一是默契一是奉行見大人渾身是天

登之曰有開必先先天之學也妙用皆在後天奉時中程子云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大人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先天後天二之則不是惟見天則者能一之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天下有道其鬼不神大人握先天之柄故莫之能違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述曰潛之為言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潛也亢之為言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能亢也登之曰亢亦龍德非聖人不能亢非亢不足以見聖人蓋龍德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不至於極重不反之地而亢獨不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得不思喪時勢之所驅迫至於履盈滿被疑謗冒天下之大不韙所

不避也非聖人能若是乎聖人實非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也而當亢之時以進為正安得顧其退以存為正安得慮其亡然則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其所以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不失其正也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再言聖人以見亢之為龍也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據其亢之迹曰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究其亢之心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以明彼以亢致悔往往有絶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為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了故只見這一邊更不見那一邊縱必敗之形已兆徑當面錯過不見若此等人僅可旁觀不可當局聖人胷中无物原不曽留戀進存得之心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曽有規避退亡喪之心故那邊如燭照數計語云身在睫中不見睫此語最有味知進退存亡不是在進退存亡上看

出来不失其正不是在進退存亡上處得来聖人自
是大綱畧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
之闔闢日月四時之禪代陵谷之變遷鬼神之屈伸
人物之代謝世事之進退存亡總是此理聖人一身
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
一件不是陰陽消息盈虛之理流行變化於其身而
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耳此事從天下看聖人處
得妙遂以為神化莫測在聖人直如饑渴飲食家常

茶飯不足異也

王汝中曰乾之為卦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位雖有六不過出處兩端而已内體主處外體主出潛處之極也亢出之窮也見與飛上下之交也惕與躍内外之際也六者君子終身經歷之時知處而不知出此心固也知出而不知處此心放也皆所謂意必也乘龍御天莫大於時君子素位无入而不自得以其无時而非學也良知者氣之靈謂之乾知亦謂

之明德大明終始明乎此而已君子之學也故曰君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之時義大矣哉

用九曰項氏曰用九者乾之坤坤之文言即用九之文言也用六者坤之乾乾之文言即用六之文言也乾為用九故可變為坤使用七則終於乾矣坤惟用六故可變為乾使用八則終於坤矣是故用九見羣龍之无首首者終窮之地忽焉俱化不見其終此用九之所以為善變也用六利永貞者久也言用六則

能久以其善變也乾爲大坤爲小坤之終見乾而不見坤故以大終也乾主知故曰見言吉在見此理也坤主行故曰利言利在行此事也九六變七八不變者揲蓍之法遇純則變故也

大哉乾元節此彖傳辭所以釋卦辭也說者曰孔子之辭凡彖皆以易象與天道雜言見易之所象皆天道也以人事終之者見易以天道言人事也六十四卦之例也大哉歎辭乾者純陽之名元者陽氣發生

之始在易象則奇爻一畫之始也凡物以一該衆曰統萬化皆始於元之一字足以統天之全德萬變皆起於奇之一畫足以統易之全象此元之所以為大也

楊氏曰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隂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无息謂之道融而无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

其和者曰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孰爲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衆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統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正其變也新故爲无常其化也消息爲无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謂无物耶品物流形何爲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爲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曷爲變曷爲化

是不可勝窮也試觀雲行予炳而黄黯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倏而有忽而亡此雲行之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明於始終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歟

九五曰項氏曰三與四同其危者也三在下故専言

進脩四在上故言進脩之用二與五同其安者也二在下故專言中德五在上故言中德之用聖人作以解飛龍在天萬物覩以解利見大人此章上下文皆演說此一句聖人者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故為同聲同氣之義聖人之於人亦類也故為各從其類之義此皆為聖作物覩言之

上九曰項氏曰天德者貴下喜中而忌上者也四在上卦而能居下五在上卦而得中位三在下卦之上

猶有下義亦可以无咎也惟上九一爻无中无下惟有上義而已无中則无位无下則无民此最天德之所忌也然而所忌之性无所凝滯窮則能變必无遂亢之理故爻辭不言凶咎止言有悔悔則能變也象與文言亦皆言時而不言德又曰窮之災也明出於天非人為也蓋有龍德者必不至於上窮而不返故雖亢矣而猶稱龍焉以見時有亢而德无窮也

乾元者節上四節申前意已盡乾之六爻此釋乾元

亨利貞以中首節之蘊乾統諸卦之首元貫四時之中故曰乾元又曰乾始物既始則必亨既亨則必利利之極必復於元貞者元之復也以八卦言則震其元也故為出巽則既出而將相見也故為齊離其亨也故為相見坤則既相見而將利之也故為役兌其利也故為悅乾則既悅而將入於貞也故為戰坎其貞也故為勞艮自貞而將出為元也故為萬物之所終始合而言之曰太極其乾元之謂乎始而亨者乾

之事業利而貞者乾之性情性情指本體言利者散而為萬貞者合而為一已散而復合已萬而復一言乾性純一其情不貳故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其所謂虛一者未嘗動也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朱子以此為乾之德則元亨利貞不可為乾之德明矣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剛健中正以奇畫言之純粹精

以六畫言之聖人以一奇立萬化之本體剛健至尊至一其用中正至當至平復以六畫備一奇之變自始至終无時而不剛健自進至退无往而不中正此所謂純粹精也

坤 ☷ 坤下坤上

彭山曰此伏羲所重六畫卦之坤也坤順也健順合德而後陽剛不過故坤次乾焉

吳因之曰乾道本至正坤道本至順然陽之性體往

往過剛妄動又有不正可慮陰之性體往往柔躁不能自守又有不能常順可慮只爲得乾坤而未純耳若得其純自是至正至順何嘗有此

坤減乾之半此他本來資禀才力分量之不同雖均是聖人却有天道人道之别坤之資禀雖稍不如乾然想牝馬之貞意思他量已量人錙銖不爽一切好勝客氣終始一毫不起如這事未該到我做憑他滿眼風波按定不動若論自家分量上便會趨時如赴

也决不錯過了幾會除了純陽至健旋乾轉坤手段就是他了天地間也只有這兩樣異人

蔡汝枏曰坤六爻初言坤之幾二言坤之學三言坤之分四言坤之時上言坤之極而五為君道焉易有坤之聖人有坤之君道其質不同協於道則一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

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述曰象吉坤順乾之健故亦為元亨牝馬貞於牡以陰從陽也說卦傳曰乾為馬坤言利牝馬明其配乾也干寶曰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繇坤以馬象牝馬之貞順中有健也陽明陰暗陽先陰後陽唱陰和理之常也君子有攸往先乾而行則

迷而失道後乎乾則得乾為主而利虞翻盧氏得主為句者是利即有常也西南得朋後天卦位坤居於西南也記曰陽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陰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蓋西南坤之本鄉兌離二女同坤居之是為得朋出而從乾震艮坎三男同居矣故喪朋龍昌期謂陽朋陰朋者得之章氏曰在西南以得朋為利陽已藏而坤用事代有終也在東北以喪朋為利陽方進而坤退聽地道无成也皆以乾為主而

安於牝馬之貞故言安貞吉

坤為純陰陰之純則順之至順之至者順乎陽也所以乾元亨坤亦元亨而所利者牝馬之貞紀聞曰物之牝者皆能順陽求其從一不變莫牝馬若也故稱牝馬之貞童氏曰陰畫中虛受乾取象牝馬配壯有資生不窮之義焉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詞蓋乾无不統坤統於乾者為人臣子之道也

吳因之曰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蓋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氣之始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形之始也此一元也乾始之坤順承之順天以藏順天以舒而為元氣之興也故賛之曰至哉其至也厚也蜀才曰坤以廣厚之德載育萬物无有窮竟天有

无疆之德而坤合之也汝吉曰方靜而翕含斯萬物歛之其腹内充自實迨時而闢其含為光昭明六合炳炳章章品物於是咸亨矣蓋元也亨也坤之所以合德无疆也於言其利必也牝馬之貞乎俟果曰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順行之故也馬之所以行地无疆者以其柔而伏人也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至順而後乃亨故惟利於牝馬之貞君子法之以攸行也至柔理氣大順秉心不敢以貳而利其貞无為物先

先之斯迷失道甚矣失道失坤道也曰惟處後以順所主隨而不宰應而靡倡則得坤道之常也方西以南坤為致役齊乎巽見乎離說乎兌得朋也方西以北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復出乎震喪朋也得朋而坤德茂以代乾也喪朋而坤德藏以從乾也物之成始成終皆乾德坤之西南東北无往不順承乎乾故曰乃終有慶也是牝馬之貞也安處其貞順以健全應地配天吉也夫安貞安止也曰應地无疆地道安

止之盡也

吳因之曰乾元資始坤元資生這箇只爭一施一受之間如父精一施而母受之男女之氣便從此始了此時雖母氣融合然全是父氣所施者為主及既受此氣而醖釀之男女便始有形了此形雖根原於父氣然醖釀之功母氣為多凡施者必先一步受者必後一步雖先後只爭毫末然就各有所重故資始資生分屬天地其實皆不相離亨利貞道理亦然

質卿曰坤地也陰也主靜主受陽施陰受合而成造化乾之元能統天坤之元乃順承天也夫乾元資始萬物而統天其德无疆矣坤包於天而能配乾者坤德至厚足以承載萬物是以乾元一施而坤即順以承之方資始而遂生之合德於乾元之无疆也坤虛而受其含弘坤美而章其光大而資生之品物於是乎咸亨皆一元之流貫也坤元豈不至矣哉曰利牝馬之貞者牝馬柔順而利貞君子法坤者之所常行

也辭不云乎曰先迷後得先之迷失柔順利貞之道也後之得得柔順利貞之道也非君子豈能審於先後之分耶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一得一喪皆柔順利貞之則也故乃終有慶非君子豈能審於得喪之閒耶凡此皆安於牝馬之貞而吉所以應地无疆也地以其順而合天之无疆君子以其順而應地之无疆歸於天道之无疆而已矣紀聞曰乾言不息其至久之德耶坤言无疆其至大之業耶

王註地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順行之故也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形者也兩雄必爭二主必危有地之形與剛健為偶而以永保无疆用之者不亦至順乎若夫行之不以牝馬利之不以永貞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

章氏曰其所以攸往者往西南則得朋類往東北則失朋類以八卦方位言之巽離坤兌居西南皆陰之朋乾坎艮震居東北皆陽之朋以定位言之坤位西

南而致役乎坤得朋也所以坤代有終者皆陰也艮位東北而成言乎艮失朋也所以艮之成始而成終者皆陽也得朋固與巽離陰類而同行失朋則可從陽艮終而有慶是西南東北无往不順承乎乾健者坤之道也彼以陰必從陽離喪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者是專以東北為利也以坤常減乾之半必又之西南則終有慶者又專以西南為利也諸家惟見涉一偏故於卦辭則以主利為句至文言後得主下疑

脫利字皆非也知得朋喪朋之皆利為地道之正所以君子體此攸行不擇地而安故安貞之吉應乎地道无疆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述曰地道无為其勢卑順高下相因之无窮故曰地勢坤坤柔德之積也積德之厚則无物不載与荀仲曰為物所動者不足以言載物不足以言厚德君子中虛心實无疆无疆則何所不容何所不載章氏曰

地之所以厚載者以隤然處萬物之下也君子卑法地而不能處以下人奚可哉汝中曰天常本厚天常者人生所稟之常性厚於躬則身修厚於倫理則家和厚於下則邦寧厚於風俗則化成合諸說而厚德載物之義備矣

初六履霜堅氷至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述曰坤本資生而霜則肅殺之徵坤始何以象履霜

陰主殺也陰氣始結為霜盛則水凍為氷故其象履霜即知堅氷之至其端甚微其勢必盛其初不可不慎也聖人謹初每類此履即初象履霜象初六堅氷象上六履霜者防龍戰之漸龍戰者成堅氷之禍

褚氏曰陰陽之氣无為故積馴履霜必至於堅氷以明人事有為不可不制其節度故於履霜而遂以堅氷為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於始也

彭山曰馴狎習也其道陰道也陽亦有資於陰者一

陰之生即有隕自天之意非必不善也但陰以從陽為正既往而陰无所繫則蹢躅而不可制矣

敬仲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為善陰為惡惡之始萌戒不可長故兢兢業業以研幾也敬則幾善不敬則幾惡智者於履霜而知堅氷之將至故兢業愚者則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禍君子以此治已以此治人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述曰象旨朱先生曰德合无疆坤之大也以六居二得坤道之正則无私曲故直居坤之中則无偏黨故方敬仲以爲坤之至與乾之大非有異无所優劣不習无不利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此坤體合乾之妙

象曰六二之動指君子言地道亦以人事言六二之道即地之道也六二獨言地以見坤之主爻无不利

得時當位居中處下也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於二乾者剛健中正之卦九五者剛健中正之爻坤者柔順中正之卦六二者柔順中正之爻蓋惟其柔順中正故為直方且大惟其得坤道之純故不習无不利也

六二以陰居陰乃曰動曰直以方皆於虛中之象見之而實本諸乾所謂動者承天而順動也地道之光自然而然人之德能如地道之内直外方而又盛大

則豈待學習而後利乎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述曰象言三有陽德為章以陰居之有收斂之意故為含章是其可貞之道也以其位陽而居下卦之上故云或從王事三五同功而非正應稱或陰體臣分故從而不造不敢居其成功以居下卦之終故代終也龍昌期以成訓制終訓就義為近之徐氏曰從者

不敢造始之意成謂專成无成謂以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敬仲曰天始地終君始臣終道之常也吳因之曰无成代終仍歸於含章

三多凶故於乾坤之第三爻辭又獨詳焉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可貞固守之又可常久而无悔咎也可貞方能時發未有不能含章而能可貞者亦未有不能可貞而能時發者夫子

以知光大明之光謂見得明大謂見得大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

吳因之曰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是鋤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安着處雖強欲遏抑終止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汎溢瓶大則水自不汎溢都不須用閒費力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述曰六四何以象括囊二中正有直方之德三位陽有含章之美四重坤之交履非其中以陰居陰純陰无陽當自括結其囊以求无咎无譽陰虛體有囊象重陰結閉有括囊象四之括囊時勢所宜非過愼也干寶曰此蓋甯戚蘧瑗與時卷舒之文不艱其身則无咎不顯其功則无譽理齋曰愼不害者言其无失也不言其有得也得則譽矣

陸希聲曰四處多懼變化之際猶臣居高位權勢之間若盛而致譽有逼上之嫌退而近咎有敗事之累惟慎所出納使得其正乃可以立大德建大功也

凡在上下之交者多具二義三有陰有陽故有發時四陰故為閉為括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述曰天玄而地黄上衣而下裳黄者坤土中央之色裳則法坤為制而有五采之施者蓋中德在中而發

於事業之象也五以陰麗陽而居中正位德至此而盛美至此而顯故有黄裳之象此坤德之至元吉之道也蘇氏曰夫文生於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有陽德故曰文在中也王肅曰坤爲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

鄧伯羔曰說者謂坤无君位非也謂坤爲臣者對乾而言也單言之則君可也臣可也凡民可也謂爲不然易道若是泥乎求其人則周成康漢文帝庶幾矣

中順文明三君有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述曰象旨上六非龍龍者乾也說卦曰戰乎乾戰於卦外故曰野朱綏曰十月陰極必交於陽謂之野戰言非常度也含陽而孕長男先天之象吴幼清曰且玄且黄上六之血也

王註陰之為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至於戰侯果曰坤十月之卦乾位

西北又當十月陰窮於戌窮陰薄陽所以戰也上六道窮即初六馴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是故君子謹履霜堅氷之漸卦終陰極陽生陰陽交必戰其戰在龍則坤終而乾又始矣朱穆所謂陽道將盛而陰道負也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述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也乾主成而坤惟順順以健行曰惟安貞貞不可息利永貞而已矣坤代有

終所以象曰以大終也陰能順乎乾剛則以陽終斯永貞无不利矣此用六之道也蘇氏曰易以大小言陰陽坤之順進以小也其貞終以大也

顔鯨義林曰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在常永貞固是故國有理亂而臣懷不二之心家有廢興而子竭无方之力遇有險夷而婦堅從一之節其義一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述曰六爻皆陰是至柔而動必直遂則剛也地體不動是至靜而賦形肖質截然不易德方也剛故乘乾不違方故生物有定夫坤不為先而居後其後也乃得主而有常為无成代終之道坤靜翕而能含其含也乃含萬物而化光成乾道變化之功然則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時所未至弗敢先也時所可承弗敢後也曰承天則健在順中見陰之末嘗无陽陽之末嘗无陰而造化之妙用不可窮矣

章氏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蓋坤動則震矣於剛義似有着落其實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小象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可見動靜剛柔皆坤道所自有者故曰德合无疆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述曰象旨順作慎者非也文言曰坤道其順乎堅冰

馴至亦以順積漸難辨聖人將使人察於順也蘇氏曰惟其順故能濟其剛如其不順則辨之久矣孔疏由辨之不早辨也臣子所以久包禍心由君父欲辨明之事不早分辨故也此戒君父防臣子之惡言順習陰惡之惡積微而不已乃致此弑害陰為弑害故寄此以明義

紀聞曰文言釋履霜因言積不善以積善配括囊因言賢人隱以草木蕃配配則相形而其理自別此文

言所以為文之格也積善餘慶之慶即乃終有慶之慶子安於正以從父臣安於正以從君不安於正不能有慶李光祖云不早辯他直到得即當了却方辯剗地激出事来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述曰直則心无回曲而常守貞故謂之正方則事有區分而皆得當故謂之義内所以直非敬不能外所

以方非義不能敬即正中之警惕義即敬中之條理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一行之修一善之具謂之孤又或專於涵養而應用則疎或曉於事宜而存養則欠亦謂之孤惟敬義立而德不孤此所謂大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坤之六二本體中正故能如坤體之順不容於着力者也即程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意

敬義是內外夾持而敬爲本領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若无敬也不知義之所在朱子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事各得其宜論語義以爲質并禮遜信皆在其中了然須要又屬敬內故聖人曰修己以敬如斯而已矣孟子曰義以行吾敬君子敬存而心自直義自行外自方表裏洞然事理渾一更无毫髮之疑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述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三為陽位而六居之章美具焉當坤之世居於下體雖有美貴於含藏其或從王事制義者王而我從之也如之何敢成也有敢成之心便失含章之義矣凡地之於天妻之於夫臣之於君其道皆當如是則得以陰從陽之正也无成陰之分有終陰之事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事婦得終夫業故曰而代

有終也地道靜專而无為自然之含章發之以定萬世之臣極也

象旨俞氏曰天數止乎九是无終也地數終於十則有終矣是故乾能始物而不能終物坤繼其後而終之則坤之所以為有終者終乾之所未終也坤不有其成而有其終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述曰坤雖純陰然初三五猶居陽位二四上則為重陰二其中也德莫盛焉上其極也道則窮矣四居上坤之交迫近於五而无相得之意故為重陰閉塞之象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天地交而變化草木无不蕃衍氣之通也天地不交而氣閉賢人從而隱遯一通一塞皆天地之氣所以為易之道

章氏曰陰本閉翕至四宜變一闔一闢陰陽交通天地變化則生氣暢而草木蕃四居陰上而又重陰則

天地閉隅賢人隱遯所以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不懼於咎難以事指也无得而稱不以善名也慎之至也象謂之慎文言謂之謹所以致重陰之戒者深矣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述曰坤也者土也居中色黄虚而中通脉有其理者也五具之矣五本柔而陽明藴焉渾然在中經緯有

融萬事萬物无不綸貫无不理解黄中之所以為妙也正位者正其位於五宅中建極之象居體者居此德於心安止不遷之象正位居體與乾五位乎天德一例看此二句皆謂之美在其中也有美在於中必通暢於外暢於四肢外内俱善能宣發於事業所營謂之事事成謂之業美莫過之美之至也所謂黄裳元吉也裳配玄冕備五采之飾故暢四肢發事業皆美之所發以明裳字之意而非以正位居體言裳也

正位居體无下體外見之義也

黄中通理未發之中也正位居體隨時處中之中也

他也會討四凶也會一怒安天下但此不説及耳如

中庸九經條條件件各當於中此正是君道恰好正

當處故屬中道故以為美之所暢所發四肢事業皆

管攝於心心既中則心之所管攝者无不中其暢其

發自不容已蓋信乎其為通信乎其為理豈非美之

至者

六五陰居陽而陽不散故曰美在其中陽明内藴陰體虛含自中自正自畢自恭自有四肢充暢之容理之通者動於體也理不中通神不宅體四肢皆形骸之牿不為吾用矣通暢發揮雖在坤而實本之乾故美與三同而中德為尤盛也

三為坤之全體猶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含之焉耳若五則暢而發揮之矣故曰美之至六五當與六二

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内方外之君子即黄中通理之君子也君子敬義夾持涵養熟矣操存固矣胷中洞然事理渾一更无疑滯謂之黄中通理居體居此體也非正五之位雖欲居此體无由焉六二直内方外兩致其力至五之黄中通理則内外通貫无所容其力矣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述曰天下未嘗一日无陽坤純陰之卦陽實主之上六陰之盛極也陰極陽生陽動而微陰進而抗故云龍戰於野曰野者陽始下生非居中用事之時也主戰者陽而曰陰疑于陽必戰明陰之為逆德而陽之能自強也

章氏曰凡戰必兩者相敵純陰果何戰乎上六陰極必交於陽故戰不言坤戰而言龍者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純陰有无陽之嫌其實坤行至亥下有

伏乾故稱陽於極陰之時稱龍於牝馬之類即今之十月而謂之陽月是也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氣陽而血陰陰之類有血血之辯有色言血為陽所傷而見血也既戰且淆未判其類故稱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雜也无復天地之正色矣莊氏曰上六兼有天地雜氣故其血玄黃陰氣既盡則天自天地自地玄黃之色一定不易矣何雜之有葢陰於是乎終而乾又始矣蔡汝柟曰在初曰辯之不早辯在上曰陰

疑於陽必戰辯則不疑疑由不辯也

坤元亨節項氏曰易之元亨自奇而出其所利貞亦復於奇而已耦卦倚奇而立是以能元能亨故其所利貞卒歸於牝馬二字以明始終從奇也下文又以人事推之曰君子有攸往此一句總起下文曰先迷後得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為主也虞翻得主為句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言當貞於陽方不當貞於陰方凡此皆見所利所貞止於從乾更无他道

牝馬之貞牝取其順馬取其行順者坤之元行者坤之亨利者宜此而已貞者終此而已不能終此更无所利也柔順者多不能終惟牝馬為能終之蓋物之牝者皆能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莫牝馬若也故聖人取之以象坤馬

彖曰至哉坤元節項氏曰自至哉坤元至德合无疆言元字自含弘光大至行地无疆言亨字自柔順利貞至應地无疆言利貞字行地雖稱牝馬然止言其

行尚屬亨字自此以下乃屬利貞爾牝馬地類四句此明卦辭君子攸行以下皆是推利牝馬之貞一句言牝馬之德與地相類即其順行而不悖既足以承天德之无疆至於柔順之中獨有利貞之美則又君子之所當行也自此以下皆言君子之事先則失牝馬之道故迷後則得牝馬之常故利此推明上文利字也西南得朋則從其類非從牡也故雖得而无終東北喪朋則牝馬之從牡者也故雖喪而有終終

則安貞有慶則吉也此推明上文貞字也得喪二字孔子恐後學誤認其意將有以得為吉以喪為凶故釋之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所以發文王言外之義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仕於君婦之歸乎夫皆喪朋之慶也上文明言君子有攸往先倡則迷後主則利則是西南為迷東北為利自可類推但得孔子賛之則愈明爾既取貞象又言人事者卦辭自坤始用物象恐後人不明其義故以人事演之以起六十四卦之

例也彖有三无疆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无疆天德也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言地之德合乎天之无疆也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言牝馬之德能行地之德合无疆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言君子之德能隨應之德合无疆也下兩无疆皆指上一句言之此一句又指其所合者言之故曰无疆无疆者天德也

六二爻吳氏曰直之厚上下相去三萬里方之廣輪

各三萬里有形之物其大无可與比以此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蓋坤六爻莫盛於六二且直方大之德得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承天而動其功順成地道光顯豈習而後利哉

按乾以九五為主爻坤以六二為主爻蓋二卦之中惟此二爻既中且正又五在天爻二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位也乾主九五故於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於二言坤之大用而六

五止言坤德之美六二之直即至柔而動剛也六二之方即至静而德方也其大即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也其不習无不利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也六二蓋全具坤德者孔子懼人不曉六二何由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剛所以能直也又懼人不曉六二何由无所不利故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至六二猶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

六三爻項氏曰六三以陰居陽謂不得位而在上下之交故靜則含章而可以守其貞於下動或從王亦足以發其知於上也靜者六也動者三也先含章而後從事故不為始而為終雖含章而有終時故可貞而非必貞也可謂亦可如此非决辭也故孔子賛之曰以時發也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為可貞為當貞也爻辭於可貞之下用或字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含章猶秋冬之時從王事猶春夏之時

人但見陽居大夏而成歲而不知藏畜使有今日者皆地之智含之則為知發之則為光大也

上六爻項氏曰龍者隂似陽也戰者敵辭也野者廣大之地明坤之極盛也其血玄黄說者曰隂陽傷按文言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則血獨言隂初不及陽也又爻辭本惡隂道之盛故陳其禍敗以為戒小象亦曰其道窮也皆指隂而言无與陽事也其所以稱玄黄者明其上下无别此所謂雜也曰疑於陽曰

嫌於无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楚公子圍之美矣君哉也然終以野死則熾盛而上僭者亦何利哉

文言曰項氏曰坤之所以為天下之至順者以其順天而行也茍積陰自厚不從陽而行則天下之大逆也陰動而從陽臣動而從君小人動而從君子皆以動而成其順者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楊氏曰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體至於陰陽之回斡造化之

運行豈專柔而靜哉動則陽而剛靜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之異後而不先者坤之常物收而包含之量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之道其大如此以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一本乎順而已然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

楊敬仲曰君為臣主夫為妻主後即得主利莫大焉乾言變化而坤言化得乾之半也含萬物生意於中動闢則化生而有光輝矣張橫渠曰效法故光朱漢

上曰坤光即乾之光夫道之在天地无有相假借者彖傳稱含弘光大象傳稱地道光稱知光大乾有乾之光坤有坤之光此分殊之辨也

積善之家彖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文言又言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蓋坤之至善惟在於順然於初六一爻獨惡其順者以其非順乎陽乃自順其陰也順而承陽則為至德自順其陰則為大逆此辨之所以貴於早辨也

直其正也項氏曰直字訓正方訓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言直方之所由致也敬則心无私曲故直此六二之正也義則事无偏頗故方此六二之中也敬義立而德不孤此以不孤解大字陰為小陽為大陰與陰相守則孤孤則小陰從陽則不孤不孤則大六二為地道之主內不私於其意外不偏於其黨則可以順天而行與天作合而不孤矣婦能如此則得乎夫臣能如此則得乎君皆陰德之不孤者也

陰雖有美代者繼也陽施盡則无繼也陰受其荄實而胎養之以待嗣歲之復生所以繼之使有終也成歲者天而傳種者必資於地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四近上近君而无相得之意故為隔絶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則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

謹自守也項氏曰草木且蕃況於人乎言蕃者要其終也賢人隱則物從之矣言閉者記其始也

陰疑於陽項氏曰易以變易為書用九用六以其能變也故爻辭多取變象為言至本文義重者則自從本文不必盡然也或者專用變象則反為執一非所謂易也然乾之二五與坤之二三皆明用變象令特發之使學者知變化之說不可忽也乾二變離為乾之同人故為見龍為文明為利見皆離之象也田取

德博施普之義即同人之同人于野也乾五亦變離為乾之大有故為飛為利見亦離之象也聖人作而萬物覩即大有之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也坤二變陽為乾在坤中有內直外方之象故孔子釋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不動則有方而无直也陽為大故曰直方大陰得陽則不孤故曰德不孤陽為光故曰地道光也坤三兼變常二象其曰含章可貞則指其不變之時言之曰或從王事无成則指其變時

言之從王即從陽也六三變艮為坤之謙其從王事則謙之勞也其有終即謙之終也陽為光為大故曰知光大也此皆變象之明者故略舉之以例諸卦焉

讀易述卷一